

## 那些年的上学时光

□丁雨葭

这段时间，回忆起了我小时候的学校生活。

我上幼儿园时，所谓校园就是一片树林，平时孩子们就在那里玩耍。家里存有一张我当年幼儿园的毕业照片。大概不到二十个孩子，只有一位老师。

上了小学，学校就是村后的一排房子。校园没有围墙，没有操场，更没有篮球架、阅览室。

班级授课中的复式教学说的就是我那时候的课堂学习。两个班级在同一个教室上课，一位老师。老师给一个班级讲完，再给另一个班级讲。一位老师，既是语文老师，又是数学老师，顺便还是体育、音乐老师。所以，那时候的老师，在我们眼里真是万能的。

我所在的班级有8个孩子。我考试成绩基本次次第一，年年拿奖状。记得，偶然有一次考了第二，爸爸训斥我说：“你知道你考了倒数第几吗？”现在想想，还是会笑出声来。

从一年级到四年级，一直在村里上学。我当了四年的学习委员。那时候，家长不会陪读，做作业全凭自觉，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读书。家里没有书桌，我就坐在炕上，用妈妈当年的陪嫁小箱子当书桌，趴在上面看书、写作业。直到晨曦第一道光照进屋里，妈妈的早饭也做好了，我才把书本收拾起来。

那时候，没有正规的体育课。踢毽子、跳绳是在学校里经常玩的。一条粗粗长长的绳子被我们变着花样玩，老师也会和我们一起跳绳。不在学校的时候，我们会玩一些其他游戏。比如女生玩拾果果，男生玩摔宝、弹溜溜球等。老师不让我们玩拾果果，因为玩耍时往往磨破皮，整个手都是伤痕累累的。一旦被老师看到，肯定会被没收。我们就偷偷地在学校教室后面挖个坑藏起来。放学后，跑到教室后面挖出来再玩。

四年级时，我学会了骑自行车，以便自己骑车去远距离的学校上五六年级。初中三年到了镇上上初中，那时候我的初一入学成绩是级部第九名。家里相册里还存有一张我当年参加学校麦假征文比赛获奖的照片，那时候每年到了麦收时节，学校都放麦假，学生回家帮家人收割麦子。

很难忘记当年的中考。倒不是考试题目太难，而是考试时住宿条件太简陋。前段时间，跟高中同学聊天。我问她：“还记得咱当年中考考试时候的住宿条件吗？”她大笑：“太记得了。”当年中考时我和同学们住在离考场很近的一所中学学校里——确切说是住在教室里。没有床，地下铺上草，我们住在草堆里。晚上蚊子很多，我们在身上洒了很多花露水。那时候的条件真的有那么艰苦吗？我考完试回家没敢跟家人提及如此简陋的住宿条件。

上了高中，当了三年的团支书。除了学习，印象较深的是建设校园。当年，为了建设学校操场，每个学生都投身到校园建设中。从家里带着铁锹，家长们大老远地用拖拉机一车车地往学校里运土。还记得，学生和老师们一起热火朝天地铲土。高中三年，每次往返学校都乘坐巴士，每次都晕车。后来，到另外一个城市上大学，经常坐公交车，反而一点都不晕车了。

从小学到高中，寒窗苦读。现在想来，那些苦，拿到现在来讲，很多孩子都想象不到。有些经历，我也慢慢忘掉了。有些感受却划破了书写的纸笺，漏出了时光，一直遗漏至今。不得不说，后来在工作、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坎坷，能够坚韧顽强地坚持下来，与小时候的那些经历脱不了干系。

拔掉那些略显苍白的回忆，小时候的时光里，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，借着晨曦的光读书的小姑娘，跟同伴拾果果的小姑娘，在一片片浮动的合欢花下奔跑的小姑娘，她是十分快乐的。那时的快乐，时常会感染到现在的她，即此时的我，还有未来的自己。



《祖国万岁》 单明波 作

## 自行车执照

□王溱

在上点年纪的人眼里，自行车是时代的记忆，是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。时光倒退几十年，自行车还应该算是奢侈品，那时谁家有一辆自行车，特别是好品牌的自行车，其“洋相”劲儿不亚于今天有辆宝马车。不过，这两个轮子的车也不是随便就能骑的。

前几天在家发现了一稀罕物——一个小红本，金黄色烫金字：自行车执照。落款：青岛公安局。内有牌照号，车主，单位，住址，厂牌，车式，车色，使用性质，以及年检记录等栏目。

我禁不住好奇纳闷，实在想不起当初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小红本，好在里面的字迹清晰：1987年11月17日，青岛市公安局非机动车管理所。车检记录上紫红色印戳也是1987年。更巧的是，小红本里还夹着当年购买自行车的发票：178元，小金鹿26型坤车。发票右上方注了两个字：批条。这两个字打开了记忆的闸门，这是当年母亲托一位在自行车厂工作的熟人买的。当时品牌自行车凭票供应，有钱也买不到。像上海的凤凰、永久，天津的飞鸽牌自行车，是绝对的紧俏商品。青岛自行车厂的大金鹿也是抢手货，因为载重性能高，很受老百姓欢迎。周边乡村办喜事，谁家能有辆新大金鹿，身价顿时就不一样了。

三十多年前，马路上汽车有限，但自行车却随处可见。尤其到了上下班时间，浩浩荡荡，蔚为壮观。今天回想，那景象充满了生活气息，象征着人们对生活对未来的追求与期盼：早出，辛勤劳作，晚归，满载硕果。

自行车是“大件”，几乎家家物尽其用，同时也爱护有加。许多人将自行车擦得锃明瓦亮，骑在上面意气风发。然而，自行车虽方便实用，但把控不好也存在一定危险，特别是载人。有些人骑车无拘无束，交通事故没少发生。小红本肯定就是冲着这个应运而生。看上去有些“不可思议”，其实都是为了安全。

## 冬天的风花雪月

□张金凤

在寻常人眼里，冬天是苍白或灰暗的，天寒地动，草木凋零，缺少生机和灵性。但在有情致的人生活里，冬天一样旖旎多姿，充满了风花雪月的情怀。古人擅调制冬天的浪漫情调，在漫长而枯燥的冬季里，他们尽着心思琢磨些有趣的活动、浪漫的雅事，用以消磨漫长长夜和尽日的苍茫。

绘制九九消寒图是冬日里极其浪漫的事。传说九九消寒图始于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，他在广东海丰被俘后，被押解到大都，那时正是数九寒天，千里冰封，他在牢狱墙上绘了八十一格，对应了九九的日子，每天以墨涂一格，借此坚信寒冬必将过去，春天一定来临。明代刘若愚在《酌中志》中记载：“冬至后，室内多挂《绵羊引子》画帖，司礼监刷印《九九消寒图》。”可见到明代，不仅对这浪漫的事有了规整的名称，而且已沿袭成俗。

九九即从冬至日开始，每一个九天为一九，从一九开始，到九九，正好是八十一天，也就到了惊蛰，实实在在的冬去春来。

民间流传的“九九消寒图”，形式多样，最初是九格消寒图、鱼形消寒图、泉纹消寒图、葫芦形消寒图、九子消寒图等多种。它们既是计算时间的日历，又是精美的装饰品。最雅致的、最受大众青睐的是“素梅图”。明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记载：“冬至之日，画素梅一枝，为瓣八十有一，日染一瓣，瓣尽而九九出，则春深矣，曰‘九九消寒图’”。这素梅的消寒图画素梅花九朵，与通常的五瓣梅花不同，而是每朵梅花有九个瓣。古时候的素梅

消寒图在点画梅花时颇有讲究，要按每日天气点染。“上点阴，下点晴，左点雨，右点风，若是下雪点当中。”看起来像唯美的气象日记。梅花图的留白处多配有一副对联，如：“试看图中梅黑黑，自然门外草青青。”或有诗点缀：“淡墨空钩写一枝，消寒日日染胭脂。待看降雪枝头满，便是春风入户时。”表现了人们熬冬盼春的急切心情，深受文人们的喜爱。

书房的读书人似乎认为画梅太过婉约，缺少丈夫气概，喜欢临帖。“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就是男人的消寒帖。这幅字帖共九个字，每个字恰恰九笔，入九之后，日书写一笔，则正好八十一天，在书房苦读的寒冬里，也是一种情趣。这幅帖的妙处在于，不仅九个字笔画应对了九九八十一天的日子，意境也贴切，亭前垂柳殷殷期待寒尽春来的意境，颇有韵味。

画图消寒的风俗在民间曾经风行一时，在皇官中也颇受青睐，而且连皇帝也喜欢玩这种浪漫，只不过比单纯的画梅、画葫芦更多一层意蕴，即画消寒诗。在明清皇家档案中，就展出过一幅清代皇帝画的《消寒图》。图案是一个吉祥的葫芦，线条由工整的小楷诗文构成。每九有四句诗，九尽诗文完。诗的内容除有反映每一九的气候特点外，还把我国历史编在其中，从“三皇浴世万物生”开始，直至“我国大清坐金銮”止。全诗完，九尽，图成。构思巧妙，形式新颖。但是这“九九消寒诗”并非清帝所创，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是明代刘若愚的《明官史》，其中提到官中年年都要由司礼监印“九九消寒”诗图，“每九诗四句，自

‘一九初寒才是冬’始，至‘日月星辰不住忙’止”。并说此制亦“不知缘何相传，年久遵而不改”，可见，在消寒诗盛行的明代，人们已是寻不到它的渊源，清代只是将这种风俗发扬光大而已。清代不仅盛行填写《九九消寒图》，题写《九九消寒图诗》，更产生了《消寒益气歌》等作品。在清朝道光年间，山东潍坊有位名叫王之瀚的文人，在前人的基础上，写就了一首《九九消寒图》诗。九首绝句分别写在八十一格的“八卦爻象图”内，在消寒诗史上又创新了一步。

消寒图也好，消寒诗也罢，终究是文雅的闺阁书房所好，在更广大的底层民间，一张宣纸、一副笔墨都是奢侈品。底层民间的熬冬也别有韵味，便是“九日桃花元日开”。传说，在交九第一日，折桃花枝条插入水瓶中，置于温暖的屋内，每到两九的交接日子换一次水，到除夕那夜，桃枝就会开出花朵。这隆冬开花的奇景，远远比闺阁中涂画梅花更生动和鲜活，我小时候听来这个风俗觉得神奇，但半信半疑，终究饥谨贫寒的偏僻乡野，连桃枝都不易折到，每到冬至初九之日，母亲总要念叨错过了这美妙的风雅之事。多年的好奇和疑惑，终于使我在一年的冬至日，从郊野折了桃枝回来。此后，日里将花瓶放在阳台光照充足温暖处，夜晚就置放在暖气炉边，也遵循了每九天换一次水的习俗，果真见证了奇迹，临近春节，花就开了三朵。花枝上有些花苞没有开放，用手一捻，干碎了，是居室太过干燥的原因吧，虽花开的日子并不十分准确，但这数九桃花的习俗看来确非传闻。